把桃花源当成动词

□白湖

在济南又搬家了。这一次很幸运，租了一套雅居，小区的院子里种了高大的广玉兰与银杏树，从南阳台望出去，则是一排高耸入云的白杨与梧桐，枝叶婆娑，时常能听到鸟鸣啾啾。更幸运的是，步行十几分钟，就走到了老舍旧居与趵突泉。

老舍旧居有一株漂亮的石榴树，枝繁叶茂，拳头大的石榴沉甸甸地压在枝头，手一伸，就可以碰到。西屋是书房，简简单单地摆放着书柜、书桌和几把旧藤椅，书桌上有老舍先生的旧物，眼镜、砚台、镇纸、毛笔和一盏古雅的台灯，白色灯罩，玲珑温润的串珠灯柱，让人眼前一亮。忍不住遐想，那些大珠小珠落玉盘一样的文字就是在这盏灯下写出的吧。

“济南的美丽来自天然，山在城南，湖在城北。湖山而外，还有七十二泉，泉水成溪，穿城绕郭……在我写《大明湖》的时候，就写过一段：在千佛山上，北望济南全城，城河带柳，远水生烟，鹊华对立，夹卫大河，是何等气象。”这样满溢赞美与深情的文字，至今读来，都觉感动，一个外乡人对济南是何等厚爱啊！大约因为我也是外乡人，隔着漫长的时空，走在相同的街道，会油然生出亲切感。

从窄小的南新街走出来，过一条大马路，对面就是趵突泉了。外地游客来济南，趵突泉是首选，我居住在济南这么多年，依然爱逛趵突泉。无论从哪个门进去，趵突泉内总是熙熙攘攘挤满了人，一年四季都像过年一样热闹。

秋季有久负盛名的菊花展，游客就更多。我像一尾鱼，跟着游人四处游弋，看遍姹紫嫣红的菊花，看遍奔腾不息的泉水，耳朵里不停地飘过来游人的赞叹声，“这泉水多好看啊！这鱼多好看啊！这花多好看啊！”哈哈，我们现代人的词语多贫乏啊！但是逛趵突泉的欢乐那么多，像欢腾跳跃的泉水，语言形容不出来，却在眼底心底不停地冒着欢乐的泡泡。如果有了烦恼、忧愁，那一定要来趵突泉边走一走，有一处名泉就叫“无忧泉”，人在泉水边走走，是会忘忧的。

我更爱逛另一处，那便是趵突泉东侧的李清照词碑廊。欧阳中石写有“拜瞻李清照词碑廊之后”：“易安居士，清照女史，故居于斯，泉城有光。泰山余脉，东州遗绪，融做《漱玉》一集，字字珠玑，阙阙感人……”碑廊内，是诗词与历史的浩瀚烟波，排山倒海一样袭来，叫人沉浸其间，飞花溅泪；隔着雕花窗格，杨柳依依，泉水潺潺，游人的笑脸一闪而过，又让人恍如大梦惊醒。

在他人的故事里，惆怅的是自己的心事。一念及此，赶紧跳开，早已经过了多愁善感的年纪，还是继续看花、看泉水流淌吧，当然，也爱看人间烟火。从趵突泉遮天蔽日的旧日时光走出来，东面的泉城广场就是最沸腾喧哗的人间热闹处。

济南人，爱放风筝，泉城广场不论白天、夜晚，总有人乐此不疲地在放风筝。我喜欢看一对爷孙放风筝，爷爷笑容可掬，耐心地教四五岁的小孙女将风筝一点点地放上半空，然后笑眯眯地将风筝线交给小孙女。我仰起脖子望向空中，那小小的风筝真是与众不同，它画的不是龙啊、凤啊、孔雀啊、千足蜈蚣啊、燕子啊，她画的是一个孩子的大笑脸，亮晶晶的眼睛，红彤彤的脸蛋，欢乐上扬的大笑的嘴巴，风筝在天空中欢笑着、飞扬着、旋转着，地面上，扎着两只小辫子的小姑娘奔跑着，咯咯咯欢笑着，笑声真像银铃，清脆动人。我傻乎乎地站在一旁，一会儿看天空的风筝，一会儿看地面上的小姑娘，嘴角不由自主地开始上扬，只差一点点，也要捧腹大笑起来。欢乐的感染力是那么强烈，你挨近它，就会跟着满心欢喜，乐不可支。谁要是满腹心事，就来看一看这对放风筝的老人与孩子吧，烦恼都会被放飞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这段时间，我还喜欢听《我在人间逍遥游》这首歌，反反复复地听，“一生无苛求，便是好时候，不问何处去，不问归期后，我在人间逍遥游，向风向雨向自由，人生短短几个秋，何必烦恼与忧愁……”歌声粗犷、奔放、辽阔，让人不由自主心生慷慨豪迈，每天一万步行走的时候，自哼自唱“我在人间逍遥游”，像一个古时候的潇洒侠客，也像一个现代社会的观察者、记录者或者旁观者。

年轻作者小瓷说：“把桃花源作为一个动词，重回到此刻的一呼一吸、眼前的一草一木，把每天都变成一个寻找并构建桃花源的过程。”我很乐意哼着歌，去寻找并构建一个桃花源式的人生，人生有苦有甜，而我愿尽我所能去收集与留下那些温暖的、甜蜜的、欢乐的、美好的东西，并与你分享。

（作者为山东省作协会员）

和一片落叶坐了一会儿

□王举芳

一片悠悠飘落的叶子，轻轻地落在了长椅的扶手上，与我，仅有咫尺之遥。

是一片枫叶，形状像极了一颗炽热的心。它红得夺目，红得纯粹，在这黄与绿交错的氛围里，显得格外耀眼。叶片的边缘有着细腻的锯齿，让我想起童年的红裙子，母亲精心裁剪缝制的花边。那清晰的叶脉纹络，从叶柄向四周蔓延，交织成一张神秘的生命地图。

我望向周遭树木，没有发现枫树。这片枫叶，来自哪里呢？

我静静地凝视着这片枫叶，思绪开始信马由缰。当第一缕春风唤醒沉睡的大地，它在枝头探出嫩绿的脑袋，好奇地张望着这个新奇的世界。微风轻拂，它与身旁的嫩芽相互嬉戏，在温暖的阳光下，享受着成长的喜悦。夏日，它在枝头尽情舒展身姿，与蝉鸣共舞，与暴雨相拥。那浓郁的绿色，是它青春的底色，充满了生机与活力。而如今，在这秋的怀抱里，它换上了艳丽的红装，踏上了生命的另一段旅程。它的飘落，并非生命的终结，而是一种别样的重生。

想起年少时的春天，我也曾如一片嫩叶，怀揣着梦想与希冀，对世界充满了向往；那昂扬的青春岁月，似夏日的绿叶，充满激情与活力，勇敢地追逐着自己的目标。时光流转，经历过诸多挫折与磨难，如今的我渐渐走向成熟，就像这片枫叶一样，染上了岁月的色彩。

我伸出手，轻轻地触摸这片独自飘落的枫叶，感受它的温度。它的质地有些粗糙，微微的凉意从指尖传来，却带着一种无法言说的温暖。在这一刻，我与它发生了一种奇妙的缘系，它轻声细语，向我诉说生命的真谛：顺应自然，坦然面对生命中的每一个阶段。无论是繁华还是落寞，都是生命的馈赠，都值得用心去珍惜，去领悟。

风，缓缓地吹过，带着秋的寒凉。枫叶微微颤动了几下，像是在与我告别。风再次吹过，它轻盈地离开了长椅，在空中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，最终飘落在地上。

起身离开，我再次回望那片枫叶，已看不到它的影子。它已与周围的一切融为一体，成了大地的一部分。

（作者为山东省作协会员）

雨夜忆二安

□齐淮东

前段时间连绵秋雨，我家阳台上的月季久不见阳光，似乎很是郁闷，支棱着几个花骨朵迟迟不肯开放。

这样阴冷的天气，若无紧要的事，赋闲的文人墨客多会待在家里，时间久了，难免滋生愁绪。

近千年前某个秋日黄昏，济南词人李清照的一首《声声慢》把这种愁绪抒发到极致：寻寻觅觅，冷冷清清，凄凄惨惨戚戚。乍暖还寒时候，最难将息。三杯两盏淡酒，怎敌他，晚来风急？

那时的清照，早已不是书香门第、官宦之家的悠闲才女。之前虽经靖康之难仓皇南渡，作为朝廷命臣、金石大家赵明诚的夫人，她还是带走不菲的藏书、玉石，其中不乏父亲李格非的家传，在江宁过了两年还算安稳的日子。待建康兵变，恩爱夫君在转知湖州途中猝然病故，此后的26年，一代词宗孤身一人过着颠沛流离、凄风苦雨的生活。藏书、家当也在一次次变故、流亡中遗失殆尽，嗜书如命的她一次次“寻寻觅觅”，也是在寻觅曾经拥有的美好，但终究“冷冷清清”。此时，“梧桐更兼细雨，到黄昏、点点滴滴。这次第，怎一个愁字了得！”

若无家国之殇，易安居士当会在闲适恬静中一遍遍念叨济南老庭院的绿肥红瘦，或于兴尽沉醉之时驾小船惊扰一下湖畔鸥鹭，断作不出这般惹人心碎的词句。

一代代人无数次用前人的刻骨幽怨宣泄自己莫名的愁绪，宣泄完若无其事去过自己依然闲适的生活，浑然不觉前人的血泪曾经怎样地流淌成河。

近千年后，山东同乡、书法名家娄以忠为李清照纪念馆题联：漱玉泉明，千年来依然清影相照。西风卷黄花，半生流离半生憔悴。鹊华轩静，百代后何须易地求安？春雨醉溪亭，一榻幽韵一榻词魂。

先生是懂易安的。

幼安比易安晚生四十六载，22岁他揭竿抗金时，李清照已离开这个清冷的世界6个年头了。

兴许受到济南老乡那首《夏日绝句》的鼓舞，他一生以恢复中原为志，曾轻骑擒叛，名动朝野；也曾运筹帷幄，献《十论》《九议》。“金戈铁马，气吞万里如虎”是他的梦想，“廉颇老矣，尚能饭否”是他的无奈，“把吴钩看了，栏杆拍遍，无人会，登临意”，是他的秋恨。但遍翻辛词，愁字于他并无太多纠结，更多的是识尽后的参悟，欲说还休，不说也罢。

杨家埠往事

□李红伟

小雪节气，天开始冷了。风儿顺着袖口往人的衣服里钻，也钻进泥河滩上那长疯了的树丛，把挂了许久的大小树叶瞬间撸扯干净。有霜，细细碎碎飘着，亮晶晶地挑在尖尖的麦叶上，等到太阳升起时，就化成一滴露珠，晶莹地滚落田里。

从这刻起，原本寂静的杨家埠会猛地热闹起来，因为“赶画子集”的时节又到了。

早些年，杨家埠比潍坊名气大，就因为这里出产木版年画。过年时家家户户从大门到灶台、炕头都得贴几张杨家埠的年画。所以挑选年画才是人们心中最隆重、最讲究的年事。

天一冷，地里的农活歇了，整个文渊阁下就堆满了色彩斑斓的年画，从泥河里刮来的风也沾染了墨香。远路的年画商人都会行色匆匆来置办货，昌潍地界的人们更要占尽地利，早早来寻觅自己钟爱的年画。本地大小画坊都会把自家最新版的画搬出来，就连天津杨柳青和苏州桃花坞的画匠也要千里迢迢赶来奔个人气。

小时候，“画子集”主要还是在那条明清老街上。我就长在明古槐下，先人却只会劈竹篾扎风筝，印不了木版年画。街对面那个头上簪着红发卡的小嫚家里做年画，天天人来人往忙碌得很。我家的风筝得等年后春风再起时才会大卖，冬天极少有人问津。所以每个不上学的日子，我就呆呆地坐在老槐树下，心不在焉地翻着作业本，看人们兴高采烈地踩着青石板路匆匆走过。有时候蹙见两个金发碧眼的外国人，便当稀罕景似的丢下书本随着跟出去老远。对面戴红发卡的小嫚时常蹦跳着去西街火烧刘家，遇见时，她会莞尔一笑，露出白白的牙齿。

依古街而建的杨家埠民间艺术大观园名扬远近，来赶“画子集”的人也越来越多。杨家埠的冬天总有八方的远行人乘风而来，无论是卖还是买，或只是闲逛。这个季节，在省城上学的我，每年都要有一次久违的奔赴，在万物休憩的时节，赶回泥河岸边，寻找心灵深处那抹悠远的记忆。

冬日的太阳，落得极快，刚下班车时还看见它明晃晃地挂在文渊阁的檐上，等我转进老街，就已经滑到和火烧刘家的烟筒一般高了，但还是为小街上能照见的所有都染上了金黄。那棵枯叶落尽的古槐，矗成了画中的静物，一千年前就在那里，此刻依旧是道遒劲的风景。一个婀娜的身影站在树下，夕阳里那枚红发卡亮得耀眼，一张喜庆的“连年有余”年画平展地拿在手里。这是我记忆深处最刻骨铭心的风景和人物，这一幕从此烙印在脑海里，如影随形，魂牵梦绕。

“把这张画裱到风筝上，挂门口当幡儿。”

“应该让它飞起来，才是最亮眼的幌儿。”

于是，当老街都被罩在远山巨大的阴影里时，一只风筝，高高地飞起，一直飞到夕阳所在的天空，老街上，所有人都停下了脚步，抬头看着天，如洗的天空，一张年画在飞，长长的缨子在晚霞里翻滚。谁也没在意，青石巷尽头的泥河大堤上，两个年轻人摇着线轮在嬉戏奔跑。

之后，每到冬天，远在雪山大漠当地质队员的我，总觉得有件事要做，那就是“今年还没回杨家埠，该回去了”。

但我却没回去。因为那年春节之后，和我一起放风筝的嫚儿咳嗽着住进了医院，再也没走出来。那只用年画裱糊的风筝，被我挂在了泥河边那座新立起的墓碑上。

岁月光阴，有歌有泣。雪山的洗礼和戈壁的打磨，我从象牙塔的青涩少年变得老成持重，不变的却是对杨家埠的思念，如一杯陈酒，每每端起却难以咽下。

三十年离愁，我和杨家埠的约定从未错过，年年岁岁，风雪无阻，却只能埋在心里……

杨家埠，别来无恙！

（作者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）